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一六二回 杜春心嚴親憐少子 困債台名妓歎窮途

且說沉二寶房間裡頭的那班娘姨大姐聽得相幫叫了一聲「大人上來」，便一個個都迎出房來。一個大姐阿招，便去叫沉二寶道：「先生豪燥點起來，潘大人來哉！」沉二寶正在滿肚子的不高興說不出來的時候，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，動也不動一動。阿招叫了兩聲，見沉二寶不理他，便發起急來，走上去把沉二寶推了一把道：「先生起來噓，晏歇點潘大人要發脾氣格噓！」看官，你道這個裡頭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？這位潘大人又是個什麼人？為什麼相幫不叫潘大人，竟是這樣的叫他大人？原來這個沉二寶，本來是也個很有名氣的紅信人，做客人的工夫也很不錯，但是有一件堂子裡頭最犯忌的毛病，一味的愛姘戲子。只要見了一個有些名氣的戲子，不論他的面貌如何，一定要千方百計的弔他的膀子。差不多上海的幾個有名戲角，都和沉二寶有些牽牽纏纏的不清楚。

那一天沉二寶到天仙戲園去看戲，恰恰謝月亭第一天上台，年紀又輕，品貌又好，衣服又甚是鮮明，唱工又十分出色。沉二寶的眼睛裡頭，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個玉雪可念的人物，便一心一意的想要弔謝月亭的膀子。也不知想盡了許多方法，用盡了無限心機，無奈這個謝月亭一則年紀很小，有些孩子，不狠去理會他；二則他父親謝雲奎約束得十分嚴緊，每天都是和謝月亭同進同出，寸步不離，生恐怕有那班無恥的信人要轉他的念頭，弔他的膀子，非但淘碌壞了身體不是頑的，並且恐怕倒了嗓音不能唱戲。他們吃唱戲飯的人，全靠著嗓子賣錢，倒了嗓子唱不出來，還有那個園子裡頭肯來請教他？所以謝月亭在戲台上做戲的時候，憑著沉二寶怎樣的賣弄鳳騷，有心挑逗，謝月亭卻始終正眼兒也沒有去看他一眼。沉二寶一連看了一禮拜的戲，竟想不出一個鉤他上手的法兒。

其實，謝月亭這個小孩子雖然可愛，卻也不是什麼上天下地有一無二的美男子。

無奈情人眼裡出西施，在沉二寶眼睛裡頭看起這個謝月亭來，真是個子都再世，叔寶重生，越看越好，越好越愛。這個愛情，直從心眼裡頭發出來的。偏偏的這個謝月亭只是憑他做作，不去理他。沉二寶看著謝月亭在台上唱戲的時候，恨不得一把將他拉了過來，立時兩個人捏作一團，合成一塊，方才爽快。只是這樣的到眼不到手，直把個沉二寶熬得清水直流，滿心奇癢，差不多害了單思病的一般。

前兩年的時候，沉二寶住在南平安，生意十分發達。後來不知怎樣的，一班客人大家都知道他愛姘戲子，一個個都絕腳不去。沉二寶又是手裡用慣大錢的，雖然見生意不好，他卻一些兒都不放在心上，依舊還是吃大菜，看夜戲，坐馬車，弔他的膀子，尋他的開心。不到一年的工夫，身上欠了三千多的債，本家的房飯錢、菜錢、外面的店帳，到了年底催逼起來，只把一個沉二寶逼得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，沒有一些主意。想來想去，想不出個解結法兒。看看的差不多到了二月初二的那幾天，沉二寶一古腦兒把帳上算了一算，一切的飯錢和菜錢，還有帶擋的利錢和那些店家的帳，差不多要一千七八百塊錢，方才可以用敷衍得過去。看看堂簿上的局帳和酒帳，止有一千不到。就是那班客人一個個錢都不少全數收了回來，也還差著一千上下。年近歲逼，那裡去弄這一千塊錢？

這一天已經到了二月初二日的晚上，沉二寶一個人坐在房間裡頭，局也沒有人來叫，看著別人的房間裡頭雖然生意比平常的時候清些，卻一樣也還有人來碰和吃酒。只有自己的房間裡頭冰清冷清的，不但沒有人來碰和吃酒，連打茶圍的客人都沒有一個跑進來。連著那房間裡頭的娘姨大姐也都一個個無精打采的冷面相向，只是咕咕噥噥的埋怨沉二寶不肯好好的做生意，一味的在外面和那班戲子混攪，如今弄得這般模樣，連累了房間裡頭的人一個大錢都摸不著。

沉二寶受了他們的埋怨，委實無言可答，只得忍氣吞聲的聽著。思前想後，心上也覺得有些懊悔起來，懊悔以前生意好的時候，不該應這般胡鬧。如今到了這般時候，跳又跳不出去，彌補又彌補不來。想著若是實在打算不出什麼法兒來，只好咬定牙齒，暫落帳房，找一個有錢的人來，把自己捆出去。但是捆了出去之後，這個身體就不是自己的身體了。自己又是散淡慣的，那裡過得慣這般日子？想到這裡，恨不得有個地洞好等自己鑽了下去，免得這般出醜。不由得兩淚交流，一個人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哭了一回，見娘姨小妹娘走進房來，沉二寶叫他倒盆水來洗臉。那知小妹娘只當沒有聽見一般，也不開口，把個臉兒板得鐵生生的冷笑一聲，竟自走到妝台前，開了妝台抽屜不知拿了一件什麼東西，回過身來往外便走。沈二寶見了小妹娘這般模樣，只氣得呆呆的瞧著他，一時倒也說不出什麼來。要想罵他幾句罷，這個小妹娘不比別人，是有五百塊錢帶擋的，萬一個和他鬧翻了，他立時立刻要起錢來，一時那裡有錢來還他？只好勉強忍住，不說什麼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。

忽然門簾一動，又走進一個人來。沉二寶只道就是小妹娘重又進來，把頭別轉不去看他。卻聽那進來的人口口說道：「先生長遠勿見哉嘛。」沉二寶聽得不是小妹娘的聲音，卻是自己舊日一個大姐叫做阿玉的聲音。沈二寶平日很喜歡這個阿玉的，便抬起頭來看時，見果然不是別人，果然就是舊時的跟局大姐阿玉，便對他勉強笑道：「耐倒還想著倪實梗格倒霉人，到間搭來走走。」阿玉聽得沉二寶這般說法，心上已經有些明白。又仔仔細細的向沉二寶臉上一看，便失驚道：「先生哈格事體實梗樣式，阿好說撥倪聽聽呀？」說著，便挨著二寶身旁坐下。

二寶到了這個山盡水窮的時候，見了阿玉就好象見了個前世親人一般，便拉著阿玉的手，把為難的情形一一和他說了一遍，說罷又不覺流下淚來。阿玉聽沉二寶說得這般可憐，心上也狠有些不忍，只得竭力勸慰一番。沈二寶見阿玉身上穿的、頭上戴的，都甚是齊整，便又對他歎一口氣道：「耐來浪妹子搭倒蠻好，耐妹子生意阿好呀？」阿玉道：「倪妹子生意格年把總算嚙啥，格一節做著仔個姓潘格客人，搭倪妹子蠻要好。一節勸到，洋鈔用仔四五千。像實梗格客人，故歇總算要讓還俚天字一號格哉！」沉二寶聽了心中忽然一動，便故意問道：「格個潘家裡啥地方人呀？」阿玉道：「就是湖南格潘大人呀。耐啥忘記脫哉呀？格辰光也做耐格呀。」

二寶想了一想，方才知就是那潘中堂的嫡孫，世襲侯爵的潘廣平潘侯爺。

講起這位潘侯爺來，本來性格風流，貪花好色，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是在堂子裡頭過日子的，更兼家貲巨萬，年少封侯，又是個堂子裡頭的慣家、花柳叢中的老手，有財有勢。那些信人那一個不巴結他？但是這潘侯爺卻是出身富貴，養尊處憂，一呼百諾慣的，把性情慣得十分矜貴。到了堂子裡頭，只要一句話兒不合，便立時立刻的翻轉臉皮，把那信人痛罵一場，就此絕跡不去。若是有了個和他合得上來的信人，用起錢來，一千八百，三千五千，甚而至於竟是一萬八千都不算什麼事情。那阿玉的妹子叫做花婷婷，本來是個杭州人家的姨太太，後來不安於室，逃了出來，在上海做生意。把他的娘也在蘇州鄉間接了出來，又把阿玉叫了回去，就算了房間裡頭的做手娘姨。這個阿玉以前在沉二寶那裡的時候，兩個人甚是要好。沉二寶和戲子弔膀子，一半都是阿玉的牽頭。所以雖然到了花婷婷那裡，心上還是十分想念。

這一天，阿玉跟著花婷婷在一家春番菜館裡出局，這位潘侯爺也在席上。見了花婷婷一身嫵娜，滿面風情，便看中了他。當時就轉了一個局，接著就跑到花婷婷院中去吃了一個雙台。花婷婷知道潘侯爺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好客人，便提起全付精神來殷勤勸的應酬一番。潘侯爺見他宛轉依人，圓融出眾，大大方方的，卻沒有一些兒裝嬌作態的樣兒，剛剛合上了潘侯爺的意思，當夜就有了相好。那花婷婷自然拿出那勾魂攝魄的手段來，千般呢就，萬種纏綿，把個潘侯爺奉承得十分歡喜。

一連幾個月，著實花了幾個錢在花婷婷身上。不但婷婷狠有些兒儲積，就是阿玉當個房間裡頭的大姐，一節的工夫也多了幾百塊錢。到了二月初二日的那一天，潘侯爺早已除局帳之外，另外給了花婷婷一千塊錢給他開銷各帳，又給了二百塊錢給房間裡頭的人。

花婷婷自從做了潘侯爺之後，只有幾戶老客人來往，新客一概不做。堂簿上的酒局帳，除了潘侯爺之外，不過七八百塊錢。到

了二〇三，已經把酒局帳收齊。八百塊錢只打了一個九折，已經算是極好的了。花婷婷收齊了帳，便也把所欠的一切帳目都早早付清。

到了二〇五那一天，阿玉坐在院中沒有事情，忽然想起沉二寶來，差不多有一年多些不見了，不知現在的生意怎麼樣？以前想去看他，都為生意上事情很忙，不得分身。如今趁著年底沒有事情，何不到公陽里去看他一看？這一來有分教：

暮雨襄王之夢，家令重來；春風淫女之禪，摩登無恙。

未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